

蜜 場



葛 琴 創 作

場 蜜

作 創 琴 葛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一九三七，三，十 初版

1——2000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著作人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余漢生

葛琴

上海北四川路

八百五十一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每冊國幣二角五分

No.478

丁山河裏的早班輪剛放了第一遍汽，秦老板點着一枝煙，走到他的工場上去了。

太陽還沒有出，大地的到處，向他吐出一種甜味的，三月天的露水底氣息。在空裏，冒起幾股黑色的霧煙柱子，使勁地直衝到天上。好像要把那排寶藍色的老晴天，突破幾個深深的大黑洞。

「唔，這才是出貨的天呵！」

秦老板貪婪地向那些出煙的地方掃了一眼，赤糖色的臉子上，立時浮

起一個輕鬆的微笑，連着那個火叉式的洋狗鼻頭，也好像搽了油似的，閃出一亮一亮的光。只是常管審事的毛脚阿青，從河坎上急急地向他跑來的時候，他連忙挺一挺闊闊的濃眉，彈起三個蘭花指頭指，把煙捲送到口角上。好像沒有瞧見他似的，只管默然地吸着他的烟。

「大老板早呵！喲，今天又到了七個雙船的東山呢。真是的——」

毛脚阿青瞧了秦老板一眼，儘量把疍弓着的背脊挺直起來，露出兩個塗金牙齒說：

「你看，我們這堆基，真是堆也堆不上啦！這些山戶真討厭，人家小窰戶把洋錢撒在他們手裏，還硬說沒有坭，沒有坭，這裏末就拚命的塞進來，好像不要錢似的！真討厭，起五更上到這個時候啦，不過坭是好

的，坭是最好也沒有！」

「唔！」

秦老板眯着一雙眼睛，隨便地點一下頭。不馬上朝河坎上望，觸動了什麼心事樣的，忽然不聲不響地，踱起那種不怎麼斯文的方步來，踱到毛脚阿青面前，一下又把口角上的半截煙捲，摔在遠遠的地上說：

「唔，那塊坭場，唔，場是不怎麼好！他到底想「接」還是想賣嘅？其實這樣酸的人我也不大高興……不過，唔！晚上叫洪根來跟我對對面吧！」

秦老板不耐煩似的盯了那個一眼，心裏很有點苦悶起來，覺得自己的場戶放到這麼大，竟然沒有一隻可靠的手，會出心出力地襯他一點子力，

正像他已經四十開外的人了，還沒有兒子在面前向他耍這耍那地，一樣的空虛起來。

「曉得了吧！叫洪根，叫洪根來跟我對對面——再不添坭場，馬上會歇手了！」

秦老板繃着鉄緊的臉子，霍霍的眼光，直逼到那個的臉上，好像兩條「赤練」蛇似的，從他的臉上游到身上，身上又游到臉上，聲子一時粗厲到好像敲着一面破了的鑼。

「曉得，我也曉得坭場要緊呵！」

毛脚阿青那挺直着的背，一下又走了氣樣的疍弓起來，一面不好意思地踢踢他脚下的碎缸片。

「不是說。像我們這樣的場戶，至少還缺兩面場。我也打聽又打聽過，一點不要怪該場的主顧酸，有人在後面那個他呀！」

一輛載着坭料的獨輪車，吃重地發出一種刺耳的叫聲，在他們兩人的中間，緩緩地推了過去。

秦老板顯然沒有聽清他的話，猛地撥轉那個火叉鼻頭，向河坎這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從河坎上吹來的風，充滿着草棚堆裏的柴煙氣息，與一些朝天糞缸的惡臭，以及野小孩們的哭聲，兜頭撲面地直衝到他臉上，使他感到一陣侮辱似的，連忙用更粗暴的聲子吼起來。

「總之，短話不要長說，他該產業我有錢！哼，有錢怕置不到產業嗎？」

一陣怪聲的猶笑，猛地從秦老板的面前，可怕地震了開去。秦老板很有把握似的，向空裏揮出一隻手，同時握住一把——被笑聲震得發抖的空氣說：

「老實說，他鮑信三的這塊場，比上了年紀的老小姐還難處置，一來落路遠，東莊窰戶，決不會趕到西莊來覓他這塊寶；二來這種走路頭上的坭場，走色太大，柴呀草的齷齪多！總之，總之，好！——你給我！」

秦老板驀地跨開一條腿，撩起夾袍的下板，像就要小便似的，忽然從腰兜裏摸出一張簇新的鈔票，用兩個指頭夾着，朝東面一長排灰黃色的，蹲伏在曠場那邊的做坯廠，劃了幾劃，然後再遞到毛脚阿青的手裏，

「唔，這五塊錢你給我送到「白貨」廠裏去付給方長林。我剛才打那

裏過，他還沒有進廠，你叫他，你叫他再做三十隻藍釉「水底」●，照前次的老樣子，要快，陳家窖三窖過就要裝！是的，三窖過一定要裝。」

阿青着了呆似的，木然地望着手裏的鈔票。當秦老板初「紅」的時候，他就吃了他場戶裏的飯。上海來，上海去，接貨，打樣，東洋人的家裏也到過，不做不做末，也跟他做了跨頭兩年的事。至于秦老板的性格，也總算摸熟了，雖然付錢什麼的，要比別的窖戶來得爽手一點，只是精明的地方，就誰也要不過他。真奇事，別的虧錢司務，刻得連吃用也不付，方長林這光蛋倒硬要把他抬在錢堆裏。再加那種樣子的「水底」，眼下就有兩個窖戶在搶着做，他們不是偷偷地賣通方長林，來打去的樣子嗎？這一

●「水底」——是一種陶器的名稱，用來盛着水，上面粉起一些什麼假山石之類的。

切的鬼計，自己曾費了很大的心血，才破了他們的網，不是昨天晚上還跟他講過嗎？真是出力不討好！

阿青越想越氣，氣就氣在老板的不信任他，簡直太小看了他。他憤然地咬着一片貧血的嘴唇，瞅了秦老板一眼，幾乎像個着了藥線的大火砲，突然砰的一聲地爆了開來。

秦老板可滿不在乎的，回了他一個冷靜的白眼，接着，又怪有意思地拋出一陣發抖的謔笑——這可怕的笑聲，似乎要把整個的窖場，連着聳立在窖場西面的，遠遠的銅峯山，都震動得搖撼起來。

x

x

x

x

x

「唉唉！真也是——」

阿青依舊咬着那片貧血的嘴唇，望着秦老板那魁梧的身子，一下旋風似的從自己前面旋了開去，一路搖着擺着地，搖過那些一塊一塊的場地，與一排排連接在場地遭遇的簡陋的手工工廠。

三月天的陽光在他頭上跳着，黃色的塵土，在他脚下急急地滾着，於是他的身子，更不住的搖擺起來——好像一匹駕駛在狂風猛浪中的什麼船，直到他的影子也消失在遠遠的人煙中了，阿青才茫然地掉下頭來，鬆開那片咬得發紫的嘴唇，對着地上的缸片罵道：

「管他娘格××！橫豎燈草燒飯吃，有他自己的銀子在飄洋！」

接着就揀一塊小小的缸片，噹的一聲踢到路旁的缸堆上，方始把鈔票塞進袋裏，一聳一聳的走到方長林的廠裏去。

「哼！他敢嗎？老子笑他也不敢！」

方長林已穿了一條黃泥圍裙，歪斜着上半個身子，在一股勁兒的對付那隻還沒有鑲邊的大花盆，口裏却哇啦哇啦地只有他一個人的聲音，不知跟洪法麻子爭論些什麼。當他一轉身來，忽然看見毛脚阿青冷冰冰的立在他後面，連忙做出一付鬼臉，顯着很吃驚的樣子叫了起來。

「喔！原來是管審事大先生呵，這架兒倒不小呢！是不是老板叫你來歇我的生活了？」

他的話還沒怎麼說完，猛地向放着鍋灶什麼的暗角裏，拍了一下手。

「我的老娘親來抬一抬看呢，沒法呵，做一天和尚總得撞一天鐘呀！」

貼隔壁——「粗貨」●廠裏那吃重的打坭片聲音，搗着什麼急鼓樣的，一下一下的震到這面廠裏來，一下一下的打進毛脚阿青的腦門裏去，毛脚阿青煞青了臉子，只管搔着自己的頭。對於方長林這油嘴光蛋，早早晚晚要給他點顏色看看，這賊坯！初上窯場的時候，一個小叫化子呀，東宿一夜西宿一夜的，現在倒真個像人起來了！

「啊唷！先生家們走開點啊，長工身上是沒有第三隻眼睛的呀！」

方長林抬着一隻毛坯，從裏半間陰暗的坯堆裏，用很快很快的脚步，向外倒退出來。惹着他對面的母親，上氣接不到下氣地，一路「小鬼！」「小鬼！」的向他叫罵起來。方長林可越發瘋了似的加快他的脚步。一退

●「粗貨」——用粗坭做的那些貨件，大到海南窯缸，小到牛金缸，都叫做粗貨。

到毛脚阿青的身邊，故意歪一歪身子，把滿是泥塵水漬的圍裙，重重地在他的衣服上擦了過去。

「啊，對不起，對不起！不過告訴你沒有第三隻眼睛的呀！」

「我×你格娘！」

毛脚阿青的眼睛裏，只差沒有冒出火，一時好像什麼人抽動了他的腳筋似的，突然吃痛地蹦了起來。

「啊！你想尋我的事是不是？」

一隻非常生氣的指頭，直指到方長林的頭額上。

「我老實告訴你，你的底細我全曉得！」

一斜路剛剛從踏板門裏竄進來的太陽光，連忙一聲不響地溜了出去。

外面朗場上的一隻大雄雞，突然撲撲翅膀吃驚地叫了起來。

方長林可不慌不忙地，一手推開轉盤上的毛坏率性把個黑黝黝的臉子挺到毛脚阿青那瘦削的尖鼻子上，閃着發亮的眼睛說：

「那麼我就怕死啦，怕死你曉得我呵——我是一出娘胎就包在紙包裏長起來的呀！」

「長林，嚶！你這，你這！」

母親急急地撲到他們中間，嚇死他們要打起來似的，把自己的兒子直推直推的，推到橫放在屋子中央的，一張又闊又長——用正株頭大樹對剖開來做面子的坭檯上，再轉向毛脚阿青這面，灑了一把鼻涕說：

「不要睬他呵，這畜牲，這畜牲近兩天來輸得眼睛也花啦！只想跟別

人尋事，我曉得，總有一場大禍在後頭！真是的，算命瞎子說他交着了「落塘」運，嚶！「落塘」運！要交過二十一歲呀！」

母親說呀說的，忽然眼淚也來了。

「啊！要你動什麼氣呢，難道人家會把你的兒子吃了嗎？」

方長林一把抱住他的母親，發瘋似的把她搖了起來。

可是母親的眼淚，要末不出來，一出來就別想它馬上會乾。

長林才十二歲的時候，他爸爸那門做宕的生活經，就一統都給他學會

了。

他們沒有該過宕，在宕週圍的山村裏住着之外，也沒有該過別的什麼，所以排天天一亮，父子倆總一前一後的，搥着尖尖的鶴嘴鋤，到那些